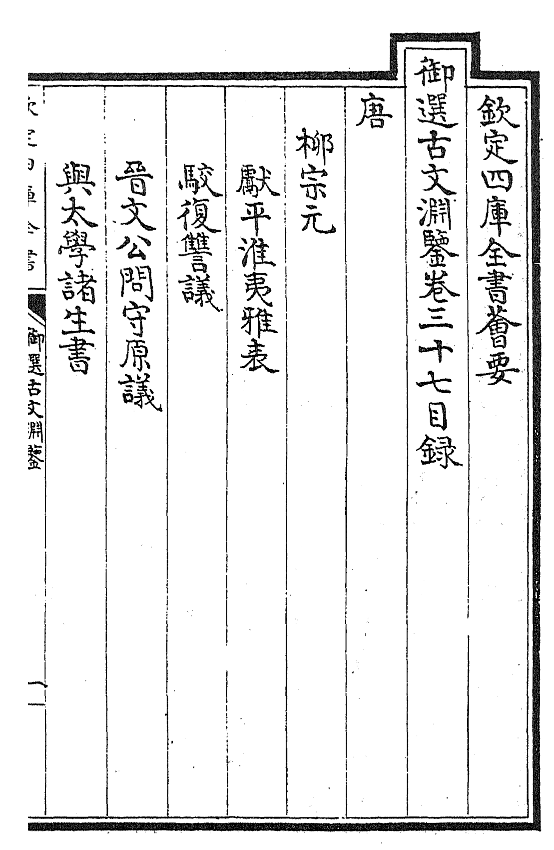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目録

唐

柳宗元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九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柳宗元 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於吴貞元中第進士為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坐貶永州徙柳州卒

獻平淮夷雅表

頌颺國美之大典雅為上宏贍次之華縟又次之如此其上乘也

卧子陳子龍曰子厚諸雅如金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聖恩寛宥命守遐壤（元和十年三月為柳州刺史）懐印曳紱有社有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因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然徵于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皆小雅）命官分土則崧高韓

人佗立巖巖龍鱗可與李華諸頌並為一代樂府

臣應曰頌揚得體雅飭不浮誣誦一過可謂穆如清風

奕烝人（皆大雅烝人本作烝民避唐諱也）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皆小雅）平淮夷則江漢常武（皆大雅）鏗鍧炳燿（鏗鍧鐘鼓聲）盪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臣伏見陛下自即位以来平夏州（永貞元年憲宗即位）楊惠琳（反元和元年張承全斬惠琳）夷劔南（元和元年命將討誅劉闢）取江東（元和二年誅李錡）定河北（元和十年王承宗降）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元和九年克蔡州吳元濟伏誅）而大雅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踊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雖不及尹吉

挈出刑禮二字並提作骨駁辨至為精核

甫召穆公等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尹吉甫所作常武召穆公所作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駁復讐議天后時徐元慶復讐議者欲捨其罪左拾遺陳子昂議元慶宜伏國法然後旌其閭墓時韙其言宗元駁之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

西山眞德秀曰退之亦有復讐之議終不若子厚此文明白痛快

東發黄震曰旌與誅莫得而並

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兹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兹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盖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

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讐議參看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極謹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勿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

嚴無一字懶散理精而文工左氏國語之亞也

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讐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理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得親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

讐可也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一往一來曰推刃不除害謂取讐身而已不得兼讐子今若取之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既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

堅義精嚴遣詞緊
拔森然法戒之文

東發黄震曰原
雖得人不當謀
之寺人

田陽樊不服圍之出其民冬晉侯圍原原又
不降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于
寺人教鞮對曰昔趙衰以壺
餐從徑餒而勿食故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于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鞮教音勃鞮音低以畀
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
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
于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于御相而獨謀于寺人雖或
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

聞脩王志堅曰趙衰為文公從亡之臣豈待人先容者問之教親而後畀正當時左右得人之一徵也于厚此篇有慮時事借古人發議耳

卧子陳子龍曰此子厚深痛於宦官之禍而為此論也當時伾文之黨盡欲奪北衙之勢張南

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景監秦孝公寵臣衛鞅因景監以見孝公）弘石得以殺望之（宣帝宦官弘恭石顯譖蕭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

銜之權但其行事蹤妄終以自欺然於國謀不可謂非正也

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貽後代若此況于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趙穿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按唐自德宗懲朱泚之亂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威柄下遷政在宦人其視晉文問原守於寺人尤甚宗元此議雖論晉文之失其意實憫當時宦者之禍逮憲宗元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作

與太學諸生書

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連州陽城送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黜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詣闕請留宗元以此書勉之

詞旨雅暢中寓有好賢與善之意故倍覺娓娓可思

二十六日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熈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寛然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

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府就車於司馬門外聞之于抱關掌管者道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輙用撫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覩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始僕少時常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身

焉當時説者咸曰太學生聚為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鬬訟者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無幾耳僕聞之恟駭怛悸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為是咯咯也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蹈顧尚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豈説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明效所

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容善偽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頼而論者以為言謂陽公過于納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荀子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齋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門不拒病夫俞跗扁鵲古良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

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于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茍進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已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柳宗元白太學生得書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止不得上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新史年表云中立潭州刺史彪之孫

命意深厚不為苛激之音

東發黄震曰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名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駡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伯厚王應麟曰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為師韓闢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衒怪于羣目以名鬧取怒乎僕自謫

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謂刑禍非所恐

鹿門茅坤曰予厚書中所論文章之指未敢必其盡能如所云要之亦本於鏡心研神者而後之為文者將路剽當者之金而以誇於天下曰吾且猗頓矣何

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薦搢也）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其不自量之甚也予故奮袂曰有志於文須本之六經以求聖人之道其庶焉爾

臣廷敬曰此書與退之與李翊書參觀乃知韓柳用功得力處又特辯肆桀兀獨是篇中孟荀

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已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

莊老並舉類視
雖所見未純固
當節取其長

臣乾學曰於文
章之根柢條葉
敷詞皆備上下
千百年作者無
能出其環中韓
歐諸公皆好論
文止自言其所
得未若此之閎

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我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

深爾括也

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茍亟來以廣是道

詞極雄辯理甚堅正

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

與韓愈論史官書 元和八年愈為史館脩撰劉秀才作書勉之愈答書宗元見愈書藁乃與愈書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 劉秀才或云名軻 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

冰心葉適曰令狐德棻在武德初便已建明脩史故貞觀中晉及南北諸書皆獲完具而李延壽又自為集史雖皆文字不足

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愈答劉秀才書云宰相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且退之以為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

以望古人而成敗有考績絶不失其補益於世多矣自北齊至隋詞學稾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彦名帝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漢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爲

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范曄

盛往往不過記敘銘論浮說閑語而著實處反不逮唐人遠甚學者不可但隨聲唱和虛文無實終於斵喪而已

荆川唐順之曰提其原書辭處有顯有晦錯綜成文

刪衆家後漢書以謀反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作史記遷盛稱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固僕罵洛陽令种競競怒以事捕固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魏史立碑以彰直筆衆譖于魏太武帝被誅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以上皆愈書所稱引謂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不可不畏懼故宗元駮之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

禹偁方岳貢曰
觀退之諫佛骨

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記傳之耶愈書云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記而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墮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決必不沉沒者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忽恣也書又云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落軒天地決不沉沒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

之表論庭湊之辨必非怯於禍而不為者但以史緒紛雜難於綜理故解設而為是言而予厚折之可謂當其理矣

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予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書又云行且謀引去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刻畫情事能使太尉鬚眉畢現與昌黎張中丞傳後敘工力悉敵

段太尉逸事狀 段太尉名秀實字成公此狀宗元元和九年在永州作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涇州屬平涼府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河中蒲中也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晞子儀第三子寓軍邠州屬西安府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

東發黄震曰太尉逸事凡三文高事敘曲盡其妙

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

臣鴻緒曰直起直收巉峭簡嚴逼真史遷敘事文字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来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

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大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饑死無以償即

臣英曰叙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彊禦不侮鰥寡者歟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

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赭赤土也）人且饑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

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博辨縱横字字沉鷙中間錯舉秦漢唐之制引據甚精斷制甚確

封建論

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時名臣共論封建事子厚深探其本據古驗今反覆論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揚雄賦枳棘之榛榛鹿豕狉狉羣走貌人不能搏噬

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師之類禮記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則其爭又有大

水心葉適曰蘇氏謂柳宗元封建之論出而諸子之論皆廢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然宗元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觀易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載萬邦義尤多聖人惟恐德

不足以有諸侯更分別其意與勢而謂其不得已乎方堯舜三代時所謂建置其國家者皆天下之賢聖故臧文仲聞六蓼滅謂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直如漢唐以腥臊劍挺之臣膏粱乳臭之子加諸億兆人之上哉自晉楚滅國最

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鮑昭賦竟瓜剖而豆分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左傳管仲對楚子曰賜我先君履楊雄賦漁若天星之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

多已自刑為郡縣至秦始盡空之天地霍然一變大要古無封建之論因李斯不主後世之說方角立而宗元遂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也

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以二子括與戲見宣王王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後魯人殺戲而立括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左傳宣公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射王中肩者有之左傳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襄公三年趙鞅殺萇弘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衰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

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謂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合為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

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高帝被圍平城七日）病流矢（高帝擊英布為流矢所中）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

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臣士奇曰事勢之流蓋亦運會使然封建之不可行於後世與井田之不可行於後世一也柳州此文特窺其要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文帝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後召以為雲中太守）得魏尚於馮唐（漢文帝因馮唐白魏尚功復以為雲中守）聞黃霸之明審（霸為頴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覩汲黯之簡靖（黯為淮陽太守治民好清淨）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

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眥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

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

演迹係達須知柳州文中又有此一種

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守道論（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曰昔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敢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

西山真德秀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以一身言之四肢百骸形而下者也吾身所具之理即形而上者也推之事物亦莫不然自異端之學興於是指形器為粗迹而索道於虛無元漠不可測知之域形而上下者始不相屬矣抑子

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左傳杜預注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貤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士輔府史庶人在官者陪臺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觀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桔拳斬殺之慘周禮上罪梏拳而桎梏手械兩手共械○拳居悚居玉二切

此論頗得道器不相離之意故取焉

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思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也且夫官所以行

以兩漢之健骨運六代之腴詞

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南府君睢陽廟碑 幷序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語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夷夷平也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

東發黄震曰此碑記南霽雲也然一句一字始終屬對全做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

豪出千人不遇興詞贊尨眉之都尉漢武帝至郎省見一郎鬚眉皓白問之對曰臣姓顔名駟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猨臂之將軍漢李廣猨臂善射武帝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注言廣命奇隻不偶也○奇居宜切天寶末寇劇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圮積狐狸之穴親賢在庭子駿陳謩以佐命謂陳希烈等漢劉歆字子駿佐王莽為國師元老用武吏甫委師而勸進謂哥舒翰等晉王衍為石勒所破勸勒稱尊號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訏謨大同訏大也說文云齊楚謂信曰訏誓鳩武旅以遏横潰裂裳而千里来應左袒

類嘗旵少年作近世晦翁嘗以年考之乃子厚晚年作殆自悼以從俗耶

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己去之海上及公有難乃往死之曰以愧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狼瞫見黜而奔師左傳文公二年狼瞫為右先軫黜之狼瞫怒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齊固城三堵為雉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要邀同凶氣連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後漢耿恭據疏勒匈奴擁絕澗水救兵不至車師復叛恭守彌篤穿井而得水虜騎雖强頓盱眙而

不進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主攻盱眙輔國將軍臧質堅守三旬不拔賊徒乃棄疾于我悉衆合圍技雖窮于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志益專于三板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偪陽懸布之劲左傳襄公十年晉伐偪陽主人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洴城鑿穴之奇潘岳馬汧督誄晉元康六年氐羌反時馬敦守汧城羣氐四面攻城中鑿穴而處氐又掘地攻之敦以熿火薰之潛氐殲馬卒全汧城息意牽羊羞鄭師之大臨臨哭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國人大臨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左傳宣公十五年楚子圍宋宋

臣熙曰麗而不俳縟而能雅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諸侯環顧而莫救唐張巡傳時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國命阻絕而無歸張巡傳當此時王命不復通巡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之人盡泣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懵無衣之賦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身離楚野徒傷帶劒之辭楚辭九歌國殤篇云

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燓之歎息後漢傳燓為漢陽太守賊欲送燓歸鄉里燓歎曰吾行何之遂戰沒有周苛之慷慨漢高祖使周苛守滎陽項羽生得苛苛罵羽羽烹之聞義能徙果其初心賊欲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烈士抗詞痛臧洪之同日後漢袁紹執臧洪殺之陳邈曰寧與臧洪同日死遂見殺見者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兵圍義陽蔡道恭禦之相持百餘日道恭病卒語曹景宗救援景宗不進義陽遂陷任昉彈景宗曰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宗之存一朝棄甲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

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葬刻鮑信之形魏初平二年鮑信擊黃巾戰死求尸不能得乃刻木為信狀祭而哭焉陵圖龐德之狀魏龐德與關羽戰敗不降為羽所殺魏帝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越語勾踐棲于會稽乃令于三軍曰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羽林守孤知孝武之志前漢百官表武帝時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舉門闕于周典周禮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徵印綬于漢儀王猷以光寵錫斯備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

立慬以怒寇慬勇也勤謹二音俾其專力于東南而去備于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音浮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守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貞行乎

外者貫于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記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

後漢温序為隗囂將所執不降而死光武命送喪到洛陽城旁為冢地長子壽為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乞歸葬帝許之

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

前漢趙充國以功德畫未央宫至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授命漢寵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鄭婪婪羣凶害氣彌盛長蛇封豕也

封大豕長蛇也

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傾賊攻睢陽為雲梯置精兵其上推之臨城巡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鉤之一穴中出木拄之一穴中出鐵籠盛火焚之按氐攻汧城鑿地道焉馬敦命穴坑浚壍寘壺罍瓶甀以傾之將穿罋作囙以火薰之傾伺也〇五正切鉗馬非艱公羊傳宣公十五年鉗馬而秣之析骸猶競華元告司馬子反曰析骸以爨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恧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

立議奇而不軼於法有此識力始可以尚論古人

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與儕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嘉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刋碑河滸萬古英風

箕子碑 箕子名胥餘食采于箕故曰箕子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東發黄震曰子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輕重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周書囚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夷傷也取日入地中明夷之義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人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

疊山謝枋得曰此等文章天地間不可多見惟杜牧之題項羽烏江廟詩有云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二句得此妙致

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率是大道藂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于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表章經學之文要須如此簡確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陸文通先生墓表

文通先生名淳字元冲避憲宗諱改名質子厚此表作于邵州○按質附韋執誼王叔文為給事中故唐書與執誼叔文同傳宗元自與質善特為褒美然史亦稱其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其功盖不可泯也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故有鄒氏夾氏凡五家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昌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即竹簡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見左氏傳大好數以難向向不能答君臣詆悖者後漢陳元疏曰陛下知丘明親受孔子而公穀傳于後學故立左氏博士論者沈溺所習玩守舊聞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墨家所排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

臣廷敬曰首尾以春秋一事闡發乃文之特例而其渾淪磅礴淵古之氣蒸泱肌髓固當雄視一世

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洎趙匡（匡字伯淳河東人）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于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魄（封禪書旁魄四塞○魄步角切）膠轕下上（膠轇驅馳也）而不出

于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旣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質佐淮南節度陳少遊幕府少遊薦之授左拾遺自給事中爲太子侍讀刺二州守人知仁質歷台信永二州刺史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即位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

通篇惟用直叙此所謂淵雅之音固無須於抗墜也

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子厚嘗為墐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蓋如序所言云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獨無國恤篇 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

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永貞順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積木以殯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壙下棺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葬因其山不起

禹偁方岳貢曰其文質老不求媚於俗者

臣鴻緒曰山陵禮制見於周官甚詳開元諸臣從而諱之其陋已甚崔所撰禮得登於太常而子厚表章之可云卓識

墳
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萬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頌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捜剔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刋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五世孫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

臣英曰叙裴氏家學意重於愛禮近古柳文之極豐贍整嚴者

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諶舊史咸以為榮今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瑾之高祖裴行儉侍中公以禮議封禪曾祖光庭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稹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儆大理卿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儆四子堅瑾墳塤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稹子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正令相國郇公

此篇逼真西漢近古而尤壯麗殆子厚所以自狀其文品也

其宗子也倩子均字若齊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遊其門若聞韶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於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

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

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攟摭融結攟摭拾取也○攟俱運切摭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

鹿門茅坤曰覽子厚之所以序西漢而文章之旨亦可概見矣

有列位不失其敘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敘繫於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

臣士奇曰文體至西京始稱宏備為作者取則由其去古未遠推本經術不區區以文法為工也

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脩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貞元間德宗年號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於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

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執秩拱稽左傳僖公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稽拱執也稽計兵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贄寶歲帥名籍

雄深者其思理也

整麗者其體製也

復有一種俊邁之

風骨旋轉於其間

豈非傑構

鹿門茅坤曰嶺南節度使所領者重鎮所建饗軍堂之制亦宏敞而文亦稱

貢職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賔有牲牢饔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開闊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八年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為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賔衆南向奏部伎於其西視泉池於其東隅

卧子陳子龍曰文如畫棟雕甍高牙大纛翼翼巖巖觀者竦視

輿庫側庭廡下陋日未及晡則赫炎當日汗浹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於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

臣廷敬曰崇閎之論妙於發端瑰偉之詞工於鋪叙詳而不煩質而能雅之文

於新堂幢牙茸纛幢幡牙牙旗纛羽幢金節析羽旂旗旟旞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又軍吏載旗百官載旟又熊虎為旗鳥隼為旟全羽為旞析羽為旌咸飾於下鼓以鼖晉周禮鼖鼓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以鐸鐃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卉草也書島夷卉服罽氈類織毛謂之罽胡夷蜑蠻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鉶鼎體節鉶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支節也燔炰胾炙胾大臠炙炙肉○胾側吏切炙之夜切羽鱗貍互之物周禮鼈人所掌互物謂有甲貍物龜鼈之屬貍伏於泥中者沉泛醍盎之齊周禮酒正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醍他禮切盎於浪

切齊才詣切均飫于卒士與王之舞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夷之伎唐有西凉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疏勒伎康國伎之類揳擊吹鼓之音揳先結切吹尺瑞切飛騰幻怪之容衆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敘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節度兼五府討擊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公三年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饑色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

能於小中見大而體局弘敞詞亦足以配之

干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翊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於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於茲石

邠寧進奏院記

凡諸侯述職之禮必有棟宇建於京師朝覲為脩容之地會計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邸朝宿之舍在京師者漢律春曰朝秋曰請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皇

禹脩方岳貢曰贊節度之政於天子之都宜其抑揚有體進退肅然

帝宅位十一載悍邊氓之未乂惡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張獻甫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統爪牙之職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脩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其餘歸時事脩常職實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

臣乾學曰朗寧功業在貞元閒可稱節將記進奏院而推此發論五言有體

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唐史獻甫以軍功試光祿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悅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太清仰萬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閽而不閒九閽天門九重也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邠寧之能政也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髙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而戎虜伏息獻甫斷山峻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遂遣兵馬使杘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

用筆謹嚴遣言典重始終以敬字縮結尤為扼要

寇茂功溢於太常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為記

監祭使壁記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

臣杜訥曰首撫經語監義森發篇中鋪陳詳核結束愨嚴文之極有矩度者

史監祠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賓應中（肅宗年號）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

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来告然後頒於有司以謹百事太常脩其禮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於祠而考閱焉御史㑹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簨簴綴兆之數懸鼓者横曰簨縱曰簴綴謂舞者行列連綴兆謂位外之營兆必具於庭内樽彛罍洗音蘚俎豆醆斚之器必絜於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賛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朴於堂下以脩官刑而

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於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於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於王府服器之脩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三宮御廩之實（穀梁桓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

叙述議論皆以典奥出之可謂壁壘森嚴神采煥發

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於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興州江運記 江嘉陵江也在漢中府鳳縣北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 貞元十五年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五年嗣天子 順宗也 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 王制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謂法度諸事如上公九命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漢書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 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

闇公徐乎遠曰能知地利遠近請其文可考其續不批以頌德為工

月使中謁者来錫公命賔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塡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容以刋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

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躋騰藉（躋音齎）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塡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野饋曰餫○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屬鞏昌府）可以奠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有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易甚朽壤（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

臣士奇曰邦溝枋頭皆為軍興計然不過相度水流因勢利導而已此役鑿山樊林引江二百里較為尤難欲興利者不得憚勞推其輕重有所必為也

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樊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溝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壑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詩烝徒楫之烝衆也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庚甚虛器備甚殫饑饉昏札左傳昭公十九年注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

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

不作縈紆之勢而自然矯拔錄此以

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左傳昭公元年臺駘宣汾洮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禮記祭法篇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前漢溝洫志史起曰鄴田惡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劒門銘（并序○一統志大劒山在四川劒州張載劒閣記即此又名劒門山）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也（尨雜）嗜為寇亂

式輕靡之習

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羣疑不制妖孽煽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書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臯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諷諸將徼旌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益驁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巳加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蜀爲古梁州之地故謂嚴礪爲梁守臣以國害爲私讐以天討爲巳任宰相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爲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爲前鋒李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

卧子陳子龍曰孟陽吾戒之文此是銘功之作雄雅不同各有其體

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使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偫饗賚偫直里切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乗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摧頑嚚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收奪利地以須王師礪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劒門覆盪口收劒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特將文昭德封剞腎腸封刺也剞剞也振拔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贅鼓一振周禮以贅

臣英曰詞既炳煥銘亦遒古

鼓鼓軍鼖音墳。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送長安由公忠勇憤悱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消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傳云劉闢反以礪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雒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時惟外區張載劍閣銘云刲茲狹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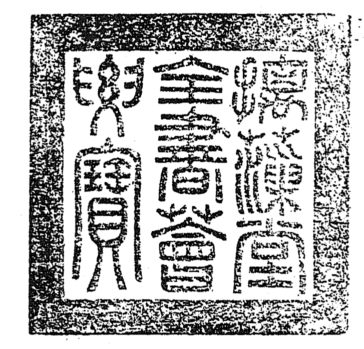
險積貨混并羌髳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屬羌在西蜀髳在巴蜀。髳音矛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狺犬吠聲楚詞猛犬狺狺。狺魚斤切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劒南道乃出王旅乃洛列嶽牧臣司梁即嚴礪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費誓峙乃糗糧糗乾飯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為掎角左傳譬如捕鹿晋人掎之諸戎角之掎偏引也。居綺切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

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左傳亦聊以固吾圉也）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詩王旅嘽嘽嘽嘽衆也○嘽他丹切）大憝囚戮（大憝謂闢也書元惡大憝○憝徒對切）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吏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按宋臣歐陽脩曰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太祖太宗時仍江左餘風則王楊為之伯明皇好經術崇雅黜浮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間韓愈倡之栁宗元李翺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漢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今於燕許諸家各存一二以備當時之體其他雕琢藻繪窮妍盡致之作則載入別集而韓愈之文采録為獨多昔愈之門人李漢編録愈集言文者貫道之器而宋儒亦稱愈為因文見道者蓋

自愈以後士始知以道德仁義為文章之旨歸易詩書禮春秋為文章之根柢無論翺與湜皆受其陶冶而成即宗元且力與角而卒莫出其範圍也要之宗元視愈伯仲之間而翺與湜之徒若附庸焉有唐一代之文源流正變不外是矣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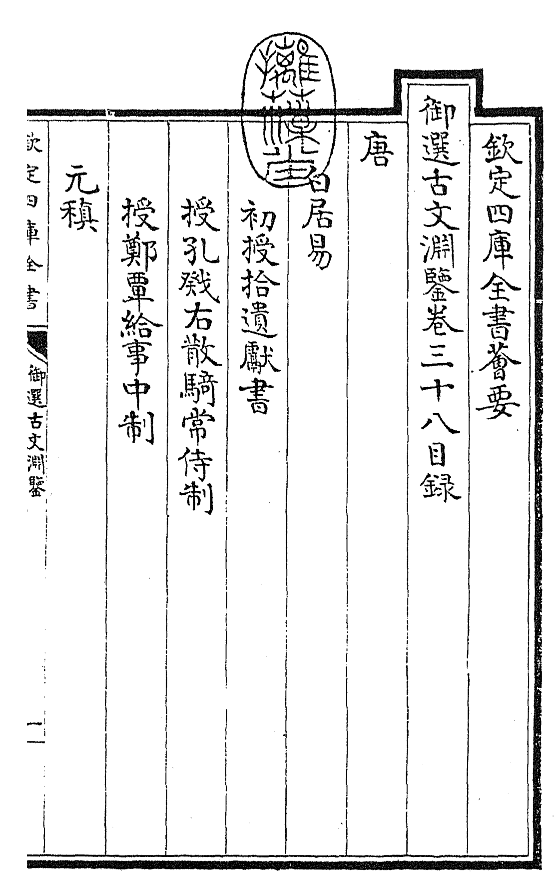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劉廷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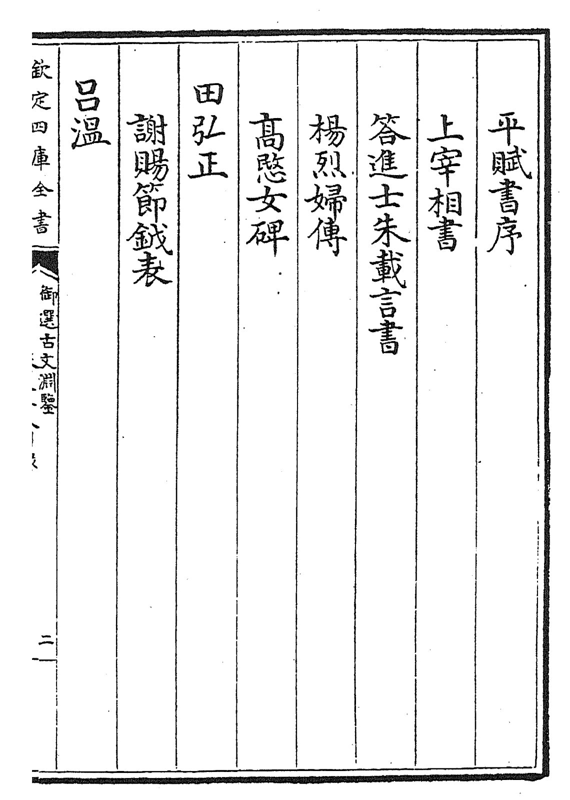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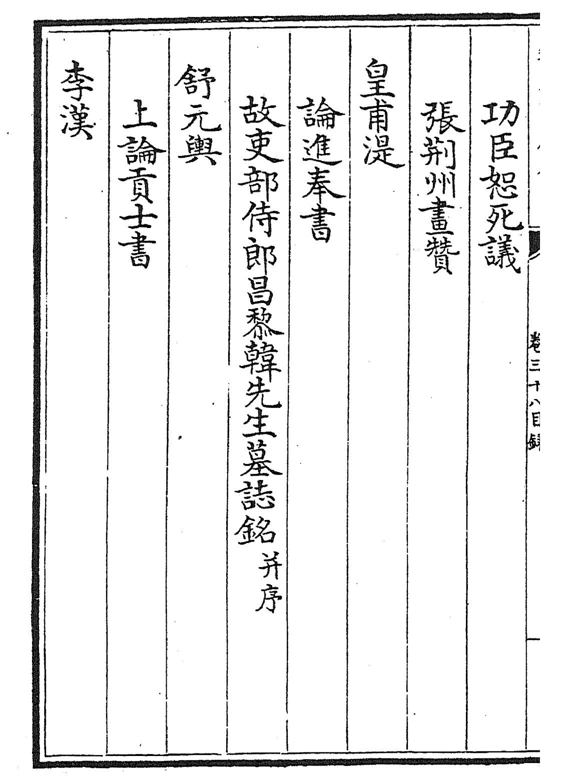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目録

唐

白居易

元稹





韓愈文集序

歐陽詹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邽貞元中進士元和中召入為翰林學士遷左拾遺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初授拾遺獻書

婉巽而多風納約
自牖之義也

禹偁方岳貢曰
以翰林學士兼
諫官故憲宗之
時謀猷獻替如
李絳崔羣居易
極得其用

臣謹按六典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列職司官佐叙其秩品以擬周禮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唐百官志左所拾遺從八品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

臣照曰有官守則盡其職有言責則盡其言如此則朝無曠官官無廢事矣文特婉而多風旨

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昧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府縣走吏本傳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委心泥滓絕望烟霄豈意聖慈擢居近職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每宴飫無不先及每慶賜無不先霑中廄之馬代其勞內廚之饍給其食朝慙夕惕已逾半年塵曠漸深憂愧彌劇未申微効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來僅經十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寵但未獲粉身之所耳今

陛下肇建皇極初受鴻名元和三年羣臣上憲宗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夙夜憂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舉一事無不合於道便於時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而令而後萬一事有不便於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於道者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倘陛下言動之際詔令之間小有遺闕稍關損益臣必密陳所見潛獻所聞但在聖心裁斷而已臣又職在中禁不同外司欲竭愚衷合先陳露伏希天鑒深察赤誠無任感恩欲報懇疑屏

辭甚圓美

營之至謹言

授孔戣右散騎常侍制 孔戣字君嚴登進士第憲宗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歷嶺南節度使敬宗即位名為吏部侍郎改右散騎常侍

勅昔齊桓公心體懈墮則隰朋侍 隰朋才亞管夷吾桓公問誰可繼仲父者仲曰隰朋可 漢成帝親重儒術則劉向從 本傳成帝即位顯等伏辜向復進用以故九卿名拜郎中使還光祿大夫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今之常侍是其任矣中吾選者莫匪正人大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戣言行謹直風操端莊肅然

嫻雅猶存典則

禮容清廟之器始自筮仕至於天官虛舟為心莊子方舟濟河有虛船來觸舟雖褊心之人不怒利刃在手全材具美時論多之可使珥貂立於左右輿服志侍中中書令加貂蟬佩紫綬從容侍從以備顧問隱朋劉向豈遠乎哉可右散騎常侍

授鄭覃給事中制鄭覃故相珣瑜子穆宗長慶元年由諫議大夫轉給事中

敕給事中之職唐志給事中正五品位次門下侍郎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凡制敕有未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

爲脩方岳貢曰舉職以告有合典則

者得與侍中裁退之率是而行號為稱職故不專於掌侍奉讃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審詞先臣之風藹然猶在先臣指其父珣瑜也珣瑜性嚴重人不敢干以私自居首諫益厲謇諤覃為諫議時憲宗用内官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即位不恤政事喜游宴覃廷奏抗論人皆相賀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右拾遺後為相三月而罷以武昌節度使卒

機理流暢不事雕績唐文之又一格也

獻事表

積為拾遺時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乃上疏云

臣聞理亂之始各有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蔽疏遠之臣庶此理之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宫之中羣臣莫得參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抵

禹偁方岳貢曰
徼之少年好以

忌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可也繇是天下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之志霈然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

直言極諫自負礪其鋒銳欲一見於明主也如此

夫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終乎其小人擇利而言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吾將苟順是非以事之可也繇是進見者格而不內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之情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爾此而不亂其可得哉昔太宗文皇初即位時天

臣建敬曰意必懇到詞必朗暢反復委曲至盡竭所懷而止蓋自賈長沙獻策而已然矣中間援引文皇歸過臣下尤五言有

下之大莫有諫若唯孫伏伽嘗以小事特諫於上貞觀元年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者惟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韓非傳龍喉下有逆鱗徑尺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房喬杜如晦王珪魏徵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

體

之人輕犯忌諱而好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巳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其可順一朝之意而輕用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今垂二百年矣莫不率繇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資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維新罪叔文之徒而凶邪之黨散順宗永貞元年憲宗立即貶王叔文渝州司户其黨韓泰等皆

貶

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消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為留後杜黃裳以全義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惠琳勒兵反衙將張承金討斬之傳首京師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伮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綏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有截覃及也商頌長發篇九有有截齊一來歸也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法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能明然而下臣竊復孜孜咄咄咄嗟咨語也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於天下

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匭匣也武后始置四匭於朝堂上表者投之曾未聞雪一寃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察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名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况於踈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虚器謂

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出言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名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敭同揚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名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牙齒間臣竊惟陛下以景命維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

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薦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羣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積者禀性駑鈍昧然無識然以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元和元年積應制舉居第一擢授諫司恩萬常品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常品矣輙敢冒昧殊死條奏十事於後一曰敎太子以崇邦本二曰任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諸女

文筆清疏而意獨懇到

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名宰相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以示躬親（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衙奏事）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奸佞九曰禁非時貢獻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橜凡此十者設使言之而是是而見用非臣之福也天下之福也苟或言之而非非而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

論諫職表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

以上無虚受下不隱情臣竊覩今時備位素飡不行其職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諫官文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視聽未廣也因許三品以上入議軍國必遣諫官一人隨入以參驗之貞觀元年制當是之時耳目股肱之任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母之恩焉有朋友之

卧子陳子龍曰諫官隨宰相奏事此唐人之良法至今可行者也徵之此疏可謂不負諫官矣

勸焉是否無不替 否不善也替廢也 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鑾吏君長帶刀入侍者不可勝記豈干戈征伐之所致蓋壅蔽之患銷而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諫爭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累累而已且臣闕之諫臣之職曰左右前後拾遺補闕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罷廷對 德宗貞元十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元和元年武元衡奏罷之 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

臣乾學曰微之初入仕以氣節自負元和元年任拾遺八十三日而貶河南尉表當是此時所上故其詞多關係風采

不得數陳廷議安設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封執一見而已以此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廻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一封奏一見而私欲收絲綸之誥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廻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

無所裨補不足忝侍從固不當假以名器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問理道又不宜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英候對名臣一見賜以温顔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官之職苟或言有所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寘與置同以謝諫官之辠亦臣之所甘心也無任激切之至

與韓愈書

闡幽之言足扶名
教

臣
英曰述叙義
烈以備惇史所
謂發潛德之幽
光顯生籍不朽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
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按本傳甄濟字孟城中山無極人家於衛州隱居青巖山中人咸服其操行約不敢漁青巖山在淇縣採訪使苗
公苗晋卿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
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為賓介元宗可其
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
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按本傳安祿山
表薦甄濟授試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天寶末
祿山有異志謀以智免以衛縣令齊玘誠信可託乃求

使至衛具以誠告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絨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時代宗為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肅宗至德元年冬克復洛陽安慶緒奔鄴甄生臥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撲擊也自治自責也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

臣士奇曰甄君節義不減逢萌梅福當時傳詣長安未聞顯命表彰潛德實藉斯文

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記曰居易以俟命）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論語知者利仁）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為（選耎劣弱也）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鴛為鷺世亂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鴞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晃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

以不誅而從亂叅合古今之士蓋萬一也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葢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顔太保真卿崔太傅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畊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襄陽宜城縣讀書為文不諂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其聞風既久

因與之遊逢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究詣京師告訴司史氏盖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為驕閽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厚與某遊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請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擢進士登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以黨王叔文貶

古蔡繽紛極為雅馴

臣乾學曰不棡語次倔奇而峻潔處正復一字不苟

朗州司馬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開成文宗年號）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暨學舍於兌禺（兌西方之卦禺隅同作廟舍於城西隅也）謂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淮陽汝南之師（文宗太和八年授悰忠武軍節度使陳許蔡觀察等使就加兵部尚書）八月上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廻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謂安祿山反幽燕）許為兵衝連戰交梓（梓梓杌以

柄入孔亦兵器也○捽存入聲卒無寧歲耳恍鉦鼓鉦小雅采芑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為智邇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為擇賢侯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瘼病也小雅四月篇亂離瘼矣季年崇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瀷水之瀕瀷水出河南密縣東入潁○音亦城池在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枘枝梧小柱為枝大柱為梧載塗載奐塗圬抹也奐文采明粲觀檀弓輪哉奐哉黝馬陵

臣杜訥曰宣聖廟碑文獨能新湛無一浮濶語是其筆致高騫

虛（黝微青黑色淩虛狀其高）寢廟弘敞齋宮嚴閟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墻仞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幄嚮明當宁（易說卦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注門內屏外）用王禮也堯頭禹身（史孔子世家其顙似堯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華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謂曲阜仲尼廟堂）及門覿奥（奥室西南隅覿奥謂升堂入室者）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彝籩豆（尚書孔傳宗廟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青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國章也藏經於重檐斂器於虛櫝講筵有位鼓篋有室（學記入學鼓篋遜其

業也注擊鼓以名學士至則發蓑中書籍等物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幹幹能事者之稱公又割隟地為廣圃隟音乞蒔其菜蔬而常菹旨蓄之御備搶已俸為子錢權其孳贏權集作榷而鹽酪釭膏之用給濟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撻市同繇是麇勇爵戴鶡冠者麇係戀也鶡冠武人之冠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胄者知根於忠信服縵胡者不敢侮縫掖莊子曼胡之纓注粗纓無文理者縫掖儒服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郵焉冬

十一月許人以新儒宫成来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名悰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國公杜佑也悰以蔭三遷太子司議郎元和九年選尚公主岐公弼諧二帝德宗憲宗碩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刑政古今損益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開元間劉秩撰政典佑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成二百卷以獻命藏書府副行人間今孝孫聿脩形乎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忝岐公門下生四參公府本傳杜佑表禹錫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閲其政故不得讓遂銘於麗牲之碑

古之宗廟立碑以繫牲此碑所由始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鬬⿰口顏⿰口顏⿰口顏⿰口顏爭貌○音顏亦有儒宮軋於兵間賢侯戾止思樂泮水魯頌泮水之詩戾止來至也俾人嚮學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欝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祁祁胄子入於門墻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風於閭閻浹於郊坰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還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容斂容拱手魯

大臣忠正小臣莫敢為不正千古名言

有泮林鳥革其音魯頌泮水篇翩彼飛鴞集於泮林懷我好音許崇學校民悅其教鐫於主石以志新廟

李翺字習之趙郡人德宗貞元中登進士第授校書郎憲宗元和初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忤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文宗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知制誥卒謚文公

論事疏

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臣能以忠正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敢不為正

臣熙曰唐自淮西既平朝廷專意姑息羣臣各立朋黨藩鎮爭以貢獻為名百姓愁苦錢貨重而穀帛輕故李翱言及之四疏切實不浮深中時弊

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王化之本太平之事也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皋陶謨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焉得知忠正之人而用之耶臣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類邪臣嫉而譏之必矣且以為相朋黨矣夫舜禹稷契之相稱賛也不為朋顏閔之相往來也不為黨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

臣廷敬曰首揭治本而以盡言不希恩澤訪求忠正亦視人之善法也其論朋黨處語不多而得要上衍劉向之緒下開歐陽之端

人嫉而譏之且以為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車騎將軍史高侍中許章竟為邪臣所勝邪臣謂史高許章弘恭石顯鄭朋華龍也漢元帝不能辯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逆於耳者忠正之臣也雖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鋪叙之文自爾詳盡

屏姦佞

臣聞孔之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姦佞之人可辯也皆不知大體不懷遠慮務於利已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辭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賢之主之所怒因而罪之主好利則獻蓄聚斂剝之計主好聲色則開妖艶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錬變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違於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怨生而不

聞也若事失怨生而不聞其危也深矣自古姦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稷契為臣而雜之以姦邪之人則太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姦邪之臣者榮夷公周厲王卿士專利而敗周室厲王流於彘費無極楚平王時為太子少傅讒太子建伍奢為明之無極使王執奢其子員奔吳甚入郢之禍太宰嚭太宰嚭受越賂勸夫差赦句踐讒子胥而賜之死後越竟滅吳誅嚭王子蘭楚懷王稚子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諫子蘭勸王行懷王卒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子蘭為令尹又與上官大夫短屈平於頃襄王遷之江南楚日削以亡王鳳鳳成帝時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專權驕僭王氏害王商殺王章厥後根莽相代而漢室移張禹

臣廷敬曰所言質直不為曲說危辭而讀之不倦易盡氣格古也蓋毋事抒寫詞取達意其體固應爾爾

羽翼賣國罪魁許敬宗勸高宗立武后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李義府高宗時上表請廢后立武昭儀未幾為相柔而害物人謂之李猫李林甫明皇相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排逐賢相杜絕言路以成其奸人謂其口蜜腹劍盧杞德宗相有口才為相未半載逐楊炎貶杜佑陷顏真卿引裴延齡用趙贊括富商間架陌錢召怨生亂皆杞為之裴延齡延齡領度支以掊尅得幸陸贄極論其奸德宗愈厚之罷贄相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耶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

明白曉暢

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爲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任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屏奸佞而不進則視聽聰明

改稅法

臣以爲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德宗初立以楊炎爲相作兩稅法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爲錢四千米一斗爲錢二百稅户之輸十千者爲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

臣建潑曰古時田賦皆以穀帛而漢武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為租則自漢以來錢帛蓋嘗迭用矣唐初行租庸調其法

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糧之輸十千者為絹十有二匹然後可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雜虛估以受之文獻通考憲宗時貨輕錢重凡留州送使所在長史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至裴垍為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估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屢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變正當斯時推本弊乃錢重而督之於百姓之所生也錢者官司所鑄粟

甚善亦實未嘗有錢也至大歷中戶盡輸錢楊炎作兩稅法踵而行之翱為此疏蓋欲復古制以蘇農困也

帛者農之所出令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有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

論財貨從出之源洞中情事文復英爽切摯

矣行之三五年臣必知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雖后稷神農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贍於充足矣臣故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姓足

絶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德宗時江西節度李兼有月進西川節度韋皐有日進裴肅始以刺史進奉自常州遷浙西觀察嚴綬始以幕僚進奉自宣歙判官名為刑部員外郎而人爭進獻以為

常矣必曰軍府羨餘不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闕數不塡及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如泉之可涌而生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醸酒而官沽者其他雜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託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憲宗元和十二年擒吳元濟淮西平十四年斬李師道淄青平而

蓄兵如故以耗百姓臣以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以備鎮守責其兵士見在實數因使其逃亡不補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蓄吏可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糧以賜邊兵而名戰士使邊兵實則蓄吏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隠矣今受進獻憲宗元和四年三月以李絳居

惕厲其詞可以警學

易言絶進奉四月容諭諸道進奉無申御史臺劾舉云云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所不樂其業而父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矣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絶進獻以寛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復性書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

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乾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傳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誠能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則作也休也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

臣乾學曰性命之旨孔孟沒而漸淆至周程始能歸之於正習之滅情復性雖見駁於宋儒非能以性善為説已進乎其師三品之觧矣

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矣孟子平旦之氣旦晝牿亡則夜氣不足以存而違禽獸不遠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賑乎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莊周曰人生世間猶白駒之過隙故能聞

道即顔回之年非夭也不能聞道雖彭聃之年非壽也　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　按翺復性書有三篇今録末篇

而以首篇附著於後其言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爲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淮河濟之未流而泉於山非不水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為河為濟為淮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慾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

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真德秀云翱書二篇皆論滅情復性之道然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是喜怒哀樂欲其中節而已未嘗以為可無也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為四端正欲人擴而充之未嘗以為可滅也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以為善也孟子因情之善而知性之本善蓋因其所發而知其本體也以為邪妄而欲滅之可乎故程正公曰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善惡而論顏子之學則謂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亦不以為可滅也朱文公亦曰李翱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陷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

平賦書序

經濟之文立論自佳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四人即士農工商四民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

瓊山丘濬曰李翱作平賦書蓋憫當時之賦不平也賦所以不平者蓋以其制民產者無法斂民財者無藝也既無制民之產之法而斂之又不以其道則民貧矣民貧則君安能獨富哉其

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憲宗元和

所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其言尤為警切

閭削平藩鎮破吐蕃每憂國用不足故翺云然徒有其心豈可得邪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柘桑屬葉可飼蠶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邪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憲宗元和末稍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以聚斂得幸同平章事故翺云然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秦孝公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漢武帝時董仲舒說上曰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塞兼并之路唐初授田之制成丁者人一頃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天寶之後法所不行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馬端臨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下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

洮洮清辯雋利可喜

於鞅唐租庸調之法壞於炎又按德宗貞元間歲事豐稔上因畋問民趙光奇曰百姓樂乎曰不樂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是兩稅之法亦壞矣此平賦書所由作也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上宰相書 此宰相乃崔羣也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 按通鑑元和十二年七月以户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至此乃十四年也 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

于相宗臣曰文情婉轉氣字輕逸諷諭之詞有甚於怒罵

其所乘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時度支使皇甫鎛以聚斂得幸憲宗用以為相柳泌為刺史疏而不止宗正卿李道古以貪暴恐得罪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山多靈草願得為彼長吏以求之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諫不聽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命中使迎佛骨於鳳翔韓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閤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怪閤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高枕不寐静為閤下

思之豈有宰相工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按本傳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屢疏其邪奸常因面對及開元天寶事羣曰用姚崇宋璟張九齡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用人得失所係非小詞意激切而憲宗終用鎛為相閣下天資畏愼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内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房喬杜如晦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姚崇宋璟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

鹿門茅坤曰明珠九曲心腕俱靈

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况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

行已之道為學之方是書約畧盡之而其叙文章源流正變處尤為詳確

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閤下裁之而已羣不能用竟為鎛所搆出為湖南觀察都團練使

答進士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

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盖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别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掇採也。都奪切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

臣英曰言文章以六經為淵源以諸子為支派設辯立論不拘一轍可謂博而該矣

意造言皆不相師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北嶽恒山西嶽華山中嶽嵩山南嶽衡山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禹貢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為濟導河積石岷山導江此四瀆也皆獨入於海者也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

之雜焉天官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辯百品味之物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醎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

臣士奇曰文以性靈獨至爲主乃異於聱牙爲工者習之立論推本情性根柢六經可謂豪傑之士斯亦繼昌黎而起者

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揚雄著）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志（劉劭著）王氏中說（王通著）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邶風柏舟篇刺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也悄悄憂貌慍怒也羣小衆小人在君側者）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閔病也）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帝舜命龍之詞堲疾殄絕震動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人（大雅桑柔篇芮伯刺厲王

也菀茂貌桑葉柔濡人庇其下者均得其所劉爆爍而希也瘼病也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史臣贊堯之詞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行與子還兮魏風十畝之間之篇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稱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列禦寇著列子八篇唐時號沖虛真經莊周著莊子內外篇唐時號南華真經鶡冠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田穰苴著司馬法孫武著孫子十三篇屈原著離騷九歌九章卜居漁父等篇宋玉著九辯招魂高唐神女等賦孟軻著孟子七篇吳起著吳子三卷言兵商鞅著商

子五卷刑名之學 墨翟著墨子十五篇 鬼谷子著鬼谷子三卷言捭闔之術 荀況著荀子十二卷 韓非著韓子二十卷刑名法術之學 李斯有諫逐客書上督責書 賈誼著新書十卷 枚乘有諫吳王書二篇賦九篇 司馬遷著史記一百三十卷 相如著子虛大人賦諭巴蜀檄難蜀父老諫獵封禪等書 劉向著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 揚雄著法言十二卷太玄經十卷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為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

摹寫情事有聲有色末作斷語亦自詳整

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建中德宗年號李希烈陷汴州代宗大歷十四年汴宋將李希烈逐其帥李忠臣詔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節度留後令滑亳節度李勉領汴州德宗即位改淮西節度淮寧軍以寵之建中三年秋詔李希烈討李納希烈潜與交通四年秋希烈圍東畿帥哥舒曜於襄城十一月陷襄城乘勝攻陷汴州李勉奔宋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侃與佩同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

臣杜訥曰纂畫烈婦守項事英氣逼人善學史遷諸傳始能有

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

人侶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侶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死守得我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侶（蜚古飛字）侶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誰人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侶遂忍之復登陴（陴城上女牆）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孔鮒曰楚王張繁弱之弓楚之弓名也）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

相與散去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佀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妯娌也）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于大慶發詢局陣
欹扆波瀾空澗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使彥昭守濮陽者乃平盧節度使李正已也時李正已謀不軌於建中二年六月死其子納秘之擅領其衆八月始發喪奏請襲父位上不許濮陽本屬平盧軍彥昭乃以歸天子也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

臣乾學曰摹次愍女從容慷慨零真得昌黎之髓

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曹娥上虞人其父盱死於江娥因投江尋父屍抱屍而出太守度尚祀之令邯鄲淳為碑文獄吏嘑囚章女悲號漢書王章為王鳳所搆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

思喑其兄作詩載馳鄘風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為狄所滅戴公露於漕邑夫人思喑其兄又義不得歸故賦是詩緹縈上書乃除肉刑史記淳于意當刑少女緹縈上書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漢文帝悲其意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懸女厥生七年天生其智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懸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翺在汴州彥聪時為頼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

語語出於忠欵絶無枝詞

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田弘正 本名興字安道平州盧龍人田季安時為衙內兵馬使季安死弘正舉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卒贈太尉謚曰忠愍

謝賜節鉞表

臣聞君臣父子是為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冥所宜共殛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 周書立政篇繼自今文子文孫注言文王之子孫 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 弘正少習

高脩方岳貢曰弘正生於亂族獨為純臣請其表文真義士擊節凶人奪氣惜乎功不遂其志也

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李安時為衙將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季安卒衙兵推弘正為主弘正拒闘不出衆呼噪不已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薦及仍委旌旄故事節度使卒而請代每遣中使宣慰以覘其變使還而議之憲宗聽宰相李絳言中使未還而竟以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授節鉞錫封壤於全藩列班榮於八座時加弘正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沂國公君父之恩已極絲毛之效未申但以靦冒知羞小雅何人斯篇有靦面目○靦

臣熈曰吴秀而文唐表中以意勝者歸命語字字出於肺腑自可格天賁日

天上聲 低徊自懼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倖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自天寶已還幽陵肇亂安禄山反於幽燕 山東輿壤悉化戎墟外撫軍士内懐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年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算兼弱攻昧商書仲虺之誥篇 批亢擣虚孫臏語批撃也亢高也擣衝也救鬬者乗髙而撃之因虚而擣之其鬬自解矣 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懐此志陛下察之

逐段議論皆以兩意互發字字深隱氣體亦道上不羣

呂温字和叔貞元末擢進士第再遷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元和元年乃還進户部員外郎御史中丞竇羣薦知雜事宰相李吉甫持之不下温怨因擿吉甫坐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徙衡州卒

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娶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内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近代惑者因為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

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盖刑者聖人所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盖信者聖人所以一號令而惇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壟畝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貪天功超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崛強自負僭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

卧子陳子龍曰八議之典自古有之而不著之丹書鐵券者良有意也

法大為之防而反丹書鐵劵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暴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山河卒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隳突憲綱或姦鋒將發釁逼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纔得其塵消之勞螢燭之助而信棄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寵懼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

奸適所謂賞之禍也雖怨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
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罪死是疑
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
狗盜庸如黠徒未有罪而先怨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廉
耻自固名節非所以道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
明君之處勞臣也安之以爵禄拘之以紀律明之以好
惡聳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勲全名剖符傳慶與
國終始思斯勤斯是亦極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罪寵人

義本嚴正詞復奇
宕精理內含聲光
外射

隆信賞必罰之典虧貽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範物之制也謹議

張荆州畫贊并序張九齡為相時薦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妄言休咎見殺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州大都督府長史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開元二十二年九齡遷中書令九齡曾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於始興九齡封始興縣伯卒贈荆州大都督謚文獻有唐鯁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雅納寖廣若君子小人摩肩於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

興之業衰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日月幾蝕為公却明九齡諫廢三子斥武惠妃諫以宰相賞張守珪斬突厥功諫牛仙客為尚書謂諤諤有大臣節虎而冠之不敢猛視言為强暴所懾服也羣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幽薊之禍謂安祿山反於漁陽俾姦臣秉釁謂李林甫以速致戎詐成讒勝即封牛仙客貶九齡等事聖不能保褫我公衮寘於侯服侯服謂貶為荆州長史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誠

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憤荒政中宗見弑韋后臨朝欲殺相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勒兵誅韋后相王即位是為睿宗立隆基為太子即明皇也景雲二年太平公主用事忌太子英武常欲害之時綱紀紊亂復如神龍之世槩與羣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秉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霈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

州起而扶之舉爲時害動咈上欲日與讒黨抗行於交戟之中勢若徼陽戰陰衝突雲而吐丹氣焱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曹谿沙門靈徹曹谿在曲江縣有南華寺靈徹其寺僧也雖脫離世務而猶存正直携其圖像因以示余覩而感之仍作贊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愀異天

指事切實能發天下為家之義

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泰嶽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鯤鱗初脱激海以化莊子北溟有魚其名曰鯤化而為鵬言九齡受知明皇時也羊角中頹摩天而下莊子鵬摶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羊角旋風也中頹喻九齡罷貶時也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儆爾夙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仕至工部郎中

論進奉書

臣聞一人莫非王臣尺土莫非王有山川林藪之所産

殖雨露春秋之所成就莫非王財誠宜推至公示無外今國家既有公府又有私藏唐制天下財賦皆納左藏庫此公府也大盈内庫乃私藏也使州郡貢賦之外進奉相及恐非以天下為家示天下無私之道也且任土之貢生產有常履畝之收等籍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為奸進奉既無度程莫知紀極恣横征發因緣贓私德宗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絶名為羡餘權臣猾吏因緣為奸或矯密旨加斂或刻減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憲宗朝雖嘗詔絶進奉尋即如故驅陛下赤子措之不存之地侈君之嗜慾惑君之聰

瓊山丘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凡土所生之物何者而非天子之物乎有之固不足以為誇

明實大奸之門大罪之實也臣雖熟知陛下上聖之資深仁之理凡内藏之實以充讌賜非務積藏如四遠未知何如百姓受弊何如後嗣乎中之主由此而傷儉德萌侈心何雖漢有少府水衡莞榷山澤之利終不若領之大農也西漢財用之司凡三大司農為官庫少府水衡二者乃天子私藏且地之財無盡王之用不會周禮天官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不會何必囿之内府以開濫闕邪伏望陛下罷内府歸之公藏約別進合之古制徵斂有常財用無虧絶奸之根源除政之粃蠹

無之亦不足以為歉爲萬乘之主而欲人之貢獻既知其非而禁之而又不卻人主之舉措爲何如哉

全大體與大和天下大幸伏見正月十一日赦書文宗開成元年正月朔帝御宣政殿受賀遂宣詔大赦改元淏此書即此年所上也陛下深念疲民懇責貪吏往之隨使貢來一皆罷之此實白日之明層雲之澤也凡諸州府必有羡餘不歸之王庭必沒於私室伏請每使當罷必上其數而謹其收水旱之不虞疾疫之不期以振罷羸以代蠲免軍旅之事工役之用以給其費以供其須居常之歲閉藏送待無敢散減而干刑司如是則大賴於人大伸於用矣

潤奥古崛殆有意倣昌黎而為之者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緒之錄（功愈生平行實也緒統系也）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河陽唐屬懷州實懷慶府河內縣）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桓王茂六代孫（本傳愈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唐書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為書以傳聖人之道本傳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與衍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弘人始未信既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言不拘一格而至當不易極其匠心也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

臣鴻緒曰極意推崇不爲過譽之言文亦鯨鏗春麗驚耀天下

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鳴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本傳爲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宫市德宗大怒貶山陽令憲宗元和初遷職方員外郎坐柳澗事復爲博士後累遷中書舍人言平淮西事與執政不合改太子右庶子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罪常惋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爲身耻震怒天顔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

臣英曰昌黎生平風烈獨舉其諫佛骨說韓弘使王廷湊數事畧舉其重且大者此作文之法也詞句古與奇崛復憂憂陳言之務去

千里海上 憲宗十四年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 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洶 通鑑元和九年秋吳少陽卒子元濟反上用李吉甫策以山南東道帥嚴綬合諸道兵討之十年綬為元濟所敗以汴帥韓弘代之四年不克饋運疲弊宰相李逢吉等皆欲罷兵裴度獨請自往督戰 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 通鑑上以裴度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充淮西宣慰使度奏愈為行軍司馬 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 乘遽即乘傳都統汴帥韓弘也 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 穆宗長慶元年成德將王廷湊殺田弘正又圍深冀帥牛元翼於深州

赦兵十萬望不敢前詔釋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怚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春秋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左傳曰禮也校其難易孰爲宜褒嗚呼先生眞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斂禁軍通鑑穆宗長慶三年六月以愈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帖旱羅齾倖臣之鋩凡器缺謂之齾時李紳與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李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

臣士奇曰造語險澁而命意則歸於醇正力救華諧婉之習故別成一家言

察使紳愈入謝上令各自叙其事乃深寤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户部侍郎此俾臣即逢吉也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戢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本傳凡內外親交友無後者為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詠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舊唐書愈與洛陽孟郊東郡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而藉終成科第退公之隙即相與談讌論文賦詩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

郡君范陽盧氏孫前進士祖聟左拾遺李漢(漢亦為愈門人昌黎文集乃漢所編聟婿同)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

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絶邪痾此四方惟聖有文秉徽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瀇義滂仁(瀇引滿也與擴同○忽郭反)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亘長也)按我韋書經紀大瓌唫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侃侃發攄最為正論然國家固宜重士而士亦宜知所以自重如此庶兩得之耳

舒元輿江州人元和八年登進士第與李訓善太和九年以御史中丞同平章事訓詐為甘露降謀伏兵誅中官不克中尉仇士良率兵殺訓及元輿等

上論貢士書

草茅臣某昧死奏書皇帝陛下聖德循三代之教盡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然不循臣竊以為有司過矣臣為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周禮地官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必得其人而貢於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

獻吉李夢陽曰楊綰疏云此文章於鄭衛六經則未嘗删卷三史則皆同挂壁又薛登云上啓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踵奚荷提携之恩二説可與此書

年十五既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片善可稱必聞於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修禮待之不苟臣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肖賢待問上國問聘也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必見上國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成立為州縣察臣臣得備下土貢士之數唐制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版樣立束縛檢約之目勘磨狀書貢士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

參看

臣乾學曰此病至今不可革者謂苟從寛簡則有司因緣滋獘

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劇青與吏胥等倫臣韋狀書備不被駮放得引到尚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洎朝晡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圍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見今之天下貢士既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蓋大不信古聖人言及覩今之甲賦律詩甲令甲也甲賦猶言律賦也唐制進士試以詩賦策論皆是偷拆經誥侮聖人之言

宰舍此而就彼也然先以不肖待有司而責之得士亦非情理要當漸變之於文教昌明之後也

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登升者皆資之為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難矣凡將為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冷地是比僕隸已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棘圍以截遮是疑之賊奸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為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為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

司則以篚篚皮幣承之貢賢才俊乂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言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茍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於今日矣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絶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

臣杜訥曰準情協理之言不禁纏綿悱惻

出沒皆為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興氣所鍾生英豪俊彥固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揚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為求賢邪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之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繆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為取才邪取合格邪其不可先定人數亦昭昭矣向之數事臣久為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聖朝取士首科唐制

科目獨重進士故曰首科委就地矣臣寒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修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枸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為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唐以詩賦取士按詩有六義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晡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湓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

正以成之者為士身正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盡拱以高揖羲軒不可得也茍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為士名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而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書寫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迹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為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為今日貢士之體

序昌黎文提道字為主詞旨深閎得

事便僻巧佞馳騖關鍵固臣之力所不能也恥不為也故繆以頑才干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履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死罪死罪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韓愈子壻少師愈元和七年擢進士第長慶末為左拾遺文宗時李宗閔作相用為知制誥累遷吏部侍郎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貶汾州司馬

韓愈文集序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

不謂之知言

迂齋樓昉曰退之諸生或為祭文或為行狀淺深殊容居然可見漢乃其牆也敢為序之如此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孔穎達曰安國作書傳值巫蠱不行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隋經籍志高唐生傳儀禮十七篇外又有古禮出於淹中又得司馬穰苴兵法及明堂陰陽孔子三朝記王氏史氏記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追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苶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僭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

震川歸有光曰此文第一節先論文不離道第二節論聖經之深於道第三節論秦漢之傑作第四節論後漢晉魏之非道第五節試入退之形容退之大與道合第六節論退之之確然守

知也先生生於大歷戊申（代宗大歷三年也）幼孤隨兄播遷韶嶺（本傳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通念背誦也曉析解悟也）酷排釋氏諸史百子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

正見其深於道也

臣鴻緒曰漢受知昌黎最深故言之親切一道字亦得大原

生之於文推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十五聯句十一律詩一百七十三雜著六十四書啓序八十六哀辭祭文三十八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四十七總七百并目録合為四十一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録五卷列於史書不在集中

敘事中饒有樸茂之氣音節近古

歐陽詹 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閩人舉進士自詹始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韓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羣哭之甚愈為詹哀辭自書以遺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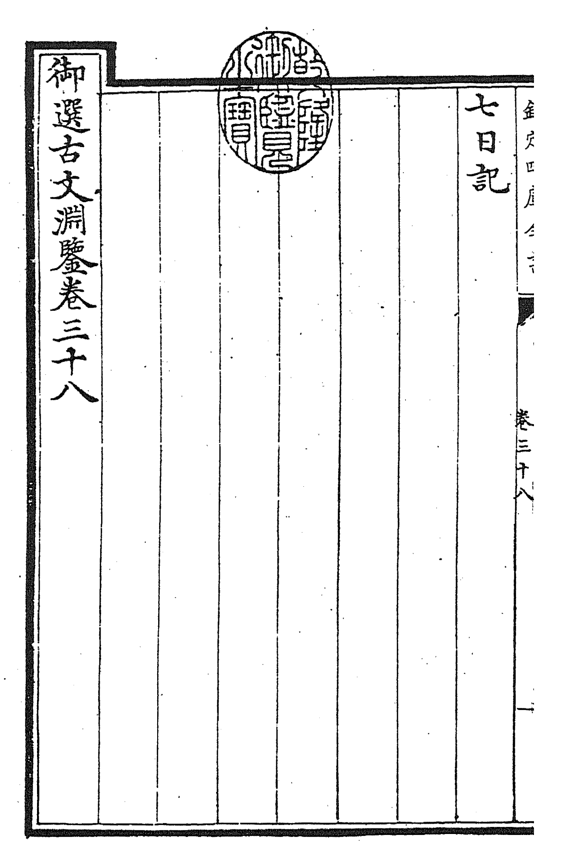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 構架也合也集也成也合集訓詁以成講義猶架屋然 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月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成儒術也聖祖三刊

臣乾學曰感時氣象讀之深懷古之情

經九公通其六精於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於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唐制國子監生徒各奉束修以見其師長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座北面大司成端委居於東小司成率屬列於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彦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算家唐志國子監有六學一國子學二太學三四門學四律學即法家五書學六算學此又有墨家未詳屬於何學疑是畫家亦屬於書學輟業以從亦自其館没階雲來即席鱗居攢弁如

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義疏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於懸謂懸河之辯也風落於天清泠灑蕩幽遠無泥所昧鏡徹於靈臺靈臺心也所疑氷釋於心泉後一日聞於朝百司達官造者半後一日聞於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来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洎終覩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摳衣者於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



七日記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劉廷勳